



## 国外人口贩卖黑幕：性奴、奴工、卖器官

文 / 《华夏早报》特约撰稿 么 鸡

人口贩卖至今仍是一项产值超高的全球产业，每年至少有 250 万人莫名消失。她们可能被卖为性奴、奴工、割去器官，或随意屠戮，等等你想象不到的各种。

2017 年 7 月 16 日，一名英国女子被人从意大利绑架，就在失踪后的几天，暗网上进行了一场特殊的拍卖。

不是文玩古董，画作书法，宝石首饰，而是一名金发碧眼的年轻女子。

她身着粉色天鹅绒紧身连体衣，平躺在大理石地板上，面部通红，像是刚刚哭过。

一张标签贴在她的下腹，19 岁，英国模特，白种人，34D-25-35，30 万美元起拍，全球运送，欧洲包邮。还配有购买方式、网址，卖家。

这就是那个在意大利被拐卖的女子，身在德国，她的名字叫 Chloe Ayling。

被绑架那天，Chloe 正走在米兰中央火车站附近的街上，一双黑手套从她身后毫无征兆地，钳住脖子，紧捂口鼻，另一蒙面人立马在她胳膊上打了一针，在药物的作用下 Chloe 很快便失去意识。

醒来时，她发现自己嘴上贴著胶带手脚均被铐住，身体扭曲地被塞进一个后备箱的行李袋中。

这就是人口贩卖，一项有着至少 320 亿美元（约合人民币 2000 亿元），超高产值的全球性黑色产业，每年全球至少有 250 万人像 Chloe 这般神秘消失，包括女人、男人和儿童。

根据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估算，全球范围内，每年被贩卖人口数甚至高达 600-800 万。

这个地下人口黑市网络从曼谷的妓院到马尼拉的大街上，从莫斯科的火车站到坦桑尼亚的货运路线，从纽约的郊区到墨西哥的海滩，从云南的汽车客运中心到新德里的居民楼，无处不在，若隐若现。

“妮可，十五万美元起拍。”远在欧洲的意大利，一个暗网组织的网页上这样写着，照片上面的女孩身形消瘦，金色头发，上身裸露，双手被绳子绑住往后拉。

拍卖广告里给出了妮可的胸部大小和体重，还写明她没有携带性病，而这家网站的运营者，正是“黑死病”组织一员。

“我们不欢迎陌生人竞拍”，黑死病成员在网站告诫买家，“我们不想受人注意，条子免进，参观者免进，记者和博主免进。”

在我们不知道的世界，有无数种黑暗交易正在进行著。有知情者称，黑死病组织

是欧洲一家专门从事绑架，暗杀和人口买卖的犯罪集团，只要给钱，它无恶不作。

在 Chloe 被拍卖的一周时间里，绑匪告诉她，“黑死病”专门四处绑架人口，再经由暗网将受害者卖到中东做性奴，无论男女，过去五年里，他们每周都能卖掉 3 个女人。收益高达 1500 万欧元。

受害者一旦卖出，不仅惨遭他人百般蹂躏，还有可能被再度转卖或交换给他人。

Chloe 是幸运的，她之所以能幸免于难，在于绑匪偶然发现她是一个 2 岁孩子的母亲，盗亦有道，“不卖母亲”或许是他们人性仅存的部分。

最终，Chloe 的经纪人以 5 万欧元的价格赎回了她的自由，绑匪 Lukasz 亲自将她送到英国领事馆附近，被埋伏在四周的警察抓了个正著。

2017 年 6 月北大硕士章莹颖，去美国交流的时候搭上了那辆黑色汽车后，再也不见了。

她那天只是再正常不过的出门，穿得很普通，相貌很普通，却就在这样普通的一天消失了，到现在，连尸体也没有找到。

最近几年来，中国人在海外神秘失踪或遇害的噩耗频频传来，在有关失踪者下落的诸多猜测中，有人推测他们可能遭到境外人贩子的绑架，沦为人口贩卖的受害者。

人口贩卖的黑色生意从未停止，尽管近 10 年里，买卖双方口味的不断变化，甚至受害者中男人、男孩的数量也在上升，但女性仍是最主要的受害者。

有人会问，被拐卖后，应该会有机会逃跑出来啊，我们应该如何自救呢？

就拿中国贩卖人口的现象来说，大多数都是山区里的老光棍买媳妇。

新买回来的媳妇，都是关在暗无天日的小黑屋里面，不到生出一个小孩来，不会让你有出门的自由。

即使生了孩子，还会让你一直多生几个，就算是逃，全村人都会联合起来抓你，抓到了就是一顿毒打，找十几个村民一同轮奸你，消磨你的意志，让你乖乖听话。

更有拐卖后被做为油腻富翁的性奴，被关在笼子里供一群恶趣味的人欣赏，就像是一个动物一般。然后在他们的“聚



尼泊尔是亚洲人口贩卖的大本营。



人口贩卖相关电影剧照。



人口贩卖是现代的奴隶制度。



电影《人口贩卖》剧照。

会”上被反复“使用”，活动结束后继续被关上，或者又被卖到别的地方。

还有被拐卖后直接贩卖你的器官，心脏，肾，肝脏，头发，皮肤，眼角膜……全部都有明码标价，以供需要用到的有钱人，各个妓院也是人口贩卖组织的常客。

而东南亚就是世界人肉集市的中转站，在贩卖人口这个问题上，可以说东南亚是全面溃烂，由来已久，触目惊心。

大湄公河次区域，包括柬埔寨、越南、老挝、泰国、缅甸和菲律宾，一直是世界上最猖狂的人口贩卖和妓女出口地。

一言以蔽之：穷的，哲人亨利米勒说过，“如果大便可以卖钱，穷人将失去他们的屁眼儿。”

一位资深的泰国人贩子这样说里面的经济利益：卖一个成人的均价大约是 2000 美元，但每卖一单人贩子才挣 320 美元，因为大头让泰国皇家海军、泰国海警抽走了。

而且一些人权活动人士称，发生在泰国境内的人口贩卖行为已经失控，2015 年泰国警方在宋卡府发现埋了几十具尸体的乱坟堆。这些人都是被人贩子残酷杀害的，一般都是不配合，有病，有缺陷等卖不出去的人。

人在国外，人贩子也很容易筛选出孤身一人的你，然后下手。

2014 年 7 月，24 岁中国女孩刘瑾妮独自在巴黎游玩，凌晨，正在熟睡的她被酒店房间的内线电话吵醒，一个自称“前台工作人员”的男声告诉她，信息出了问题，需要核实，要求她立刻离开房间到楼下大厅去。

刘瑾妮反复询问理由，对方却挂掉了电话。她认为这不合常理，便没再搭理。

没想到 10 分钟不到，便

有人敲响她的房门。还是刚才那个男声，言辞犀利地要求她“必须下楼到大厅来，不能在房间里”再次询问原因，门外却毫无回应。

已经在巴黎待了两周的刘瑾妮，曾亲眼目睹这里偷盗和抢劫有多明目张胆。

她深知在这样一个犯罪率如此之高的城市，独居酒店的单身女性本就不安全，更别提半夜三更被一个男人喊出门来，“除非是火灾等极端事件，否则最好不要出门”，这条安全红线她心知肚明。

但一想到自己在一家颇有声誉的星级酒店入住，应该能保障客人安全，加上她担心自己的信息真的出了问题，不及时核实会给工作人员添麻烦，在把法国当地报警电话设置为快捷拨号后，她穿著睡衣便出了门。

坐电梯从五层下到大厅，只有一半的灯亮著，打电话催促她下楼的前台却空无一人，刘瑾妮立马警觉起来。

左右张望时，只见一辆白色面包车守在酒店门口，车门大开，一个中东男人站在车门，还有一个高马大的黑人男子站在大厅的承重墙后面，见她刚跨出电梯，便伸出手快步走来，作势要将她抓走。

“You stop!”

大喝一声后，刘瑾妮脑中飞快规划著逃生路线，她想著坐电梯起码还有机会通过紧急呼叫按钮呼救。便转身跑回电梯关门，考虑到三层之内，人可以跑楼梯追上电梯，回到五层又怕有同伙拦截，四层是逃生唯一的选择。短短几秒内，她按下 4-8 层所有的按钮，并在电梯里脱掉高跟鞋，做好随时逃命的准备。

出电梯，她立刻跑向火警窗，却因为极度紧张没能成功报警。至少两名绑匪还在寻她，没时间做更多的尝试了，她绕过长长的走廊，躲进保洁间的

最里侧，将门反锁。

这是酒店四层除卫生间以外唯一能供躲藏的地方——躲进卫生间是大多数人的本能反应，劫匪不会想不到。

“我在十三区某酒店四层保洁间，绑架，速来，不要打电话，10 分钟内若无回复，立即报警！”

将手机调到静音，刘瑾妮将这则信息发给巴黎的男性朋友，并拨去电话，在响了两声后迅速挂断，她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把对方吵醒，让他看到自己的信息。

半小时后，朋友赶到酒店，在保洁间等待的刘瑾妮由于高度紧张，几乎无法站立。

“你怎么可以这样相信人？在巴黎，别说你一个女人，就算是我一个大男人，半夜也不敢下楼，这样很可能会被杀的！”朋友说。

事后她才知道，酒店前台有专门跟法国黑社会联络的内鬼，他们通过入住信息，专找独居在高级酒店的旅客下手，男的劫财，女的拐卖进红灯区。

出事那天下午，她进酒店时就被盯上了。

以前总觉得人贩子的目标只有妇女和儿童，男生没什么好怕的，后来才知道原来男生也会被拐。

打断你的手脚，让你去乞讨，买卖你的器官，禁锢你的自由，给你洗脑做传销。

还有一种，是把你拐去大山深处做苦力。

骗去了山里的黑煤窑，每天都要不停干活，又没办法跟外界联系，还经常被殴打，又或者卖给一些怪性癖的富翁做性奴，等等等等。

人口贩卖的可怕之处在于，它绝不仅限于强迫受害女性做性奴、男性做劳工，受害者还有可能被“制作”成残疾人沿街乞讨，强迫结婚、拍摄色情制品，器官移植甚至供人杀戮享乐。